目　　录

记民国十六年巫山八树坪谢崇德为首
的"神兵"起义……刘华、罗春昕（1）
抗日战争时期巫山遭日机轰炸的损害情况……罗春昕（19）
高唐观的历史概况……黄必鹏（23）
巫山县人民迎接解放军进城的情况……王国璋（27）
冉雪峰先生革命春秋……饶家济、王席国、刘干华（34）
概述巫山中学的历史和现状……罗春昕整理（39）
回忆中的巫山中学……田长慎（45）
解放前我县庙宇槽天主教情况……刘华、罗春昕整理（49）
"巫山"一名的原始含意……陈家顺（58）
巫山县文艺工作队的宣传情况……罗春昕（64）
巫山县城庙宇情况……罗春昕整理（71）
巫山洪帮（袍哥）、青帮的历史和组织情况…潘梧岗口述 赵晶辉整理（75）
石柱沟……吴树业（79）
大昌古城……杜秋培（82）
大溪文化遗址……杜秋培（84）
神女峰……杜秋培（86）
对天赐城宋碑的考察……杜秋培（88）
巫山十二峰……杜秋培（91）
宁河小三峡……杜秋培（94）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记民国十六年八树坪谢崇德领导的“神兵”起义

刘　华　　罗春昕

弁　　言

在北伐战争前夕的四川，受北洋军阀吴佩孚庇护扶植的杨森、邓锡侯　田颂尧等部联合，打垮并赶走了建国川军总司令熊克伍，形成与刘湘、刘文辉等军阀各据一方的对峙局面，相互争夺地盘，扩充实力，年年混战，到处是哀鸿遍野，尸骨成山，一片萧条恐怖的景象；从前线败下来的官兵，霸山为王，趁火打劫，奸淫掳掠，无恶不作；当地土豪劣绅仗势欺人，霸占土地，敲榨勒索，过着荒淫无耻的腐烂生活；国民党政府强加在百姓头上的苛捐杂税，名目繁多，数额惊人，田赋税竟由一九二七年预征到一九四九年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广大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挣扎在死亡线上。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的诗句，成了当时在军阀蹂躏下四川现实的写照。

兵燹的灾害、繁重的徭役和沉重的赋税，把广大人民群众推向了痛苦的深渊，饥饿和死亡的威胁使得他们再也无法忍受下去。“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”。各地农民纷纷揭竿起义，要在斗争中求得自己的生存。巫山八树坪（官阳）谢崇德领导的“神兵”起义，便是各地农民反抗官府的一例，也是八

树坪人民革命斗争史上的光辉一页。这个事件，震动了三个省的八个县，“神兵”与官兵浴血奋战的轶事至今在他们活动区的人民群众中广为传颂。

丢土地　心中怀恨
挨皮鞭　火上加油

亘古以来，土地就是农民的命根子。谢崇德为了继承一点微薄的土地，从小就过继给他的叔叔谢东良。谢东良是个绺夫，会木活，父子俩光靠那点土地是无法生活的，所以还得给别人做木活和放牛，才能勉强维持生活。民国十二年（公元一九二三年），谢崇德已有二十多岁了，长得牛高马大，脸形瘦削，颧骨突起，双眉黧蹙而炯炯有神，给人一种粗犷倔强的印象。他在胞弟谢崇典的老丈人周家当长工，正值周家三女子到了于归的年龄，经媒人撮合放给川垭子（何塘公社麻林大队）何家。可周家三女子不知出于何因，竟对他家的长工谢崇德一见钟情。对此，谢虽有感觉，但想到自己家境贫穷，周家有钱有势，不敢高攀，于是表面上装着无动于衷。而那女子对谢却不死心，平时明献殷情，暗送秋波，并纠缠父母，要求退掉何家亲事，自愿嫁给长工谢崇德。父母不允。何家知道了这件事，勃然大怒，向保长李富田告状，说谢破坏他人媒妁之亲。李富田早就想把谢的土地占为己有，正愁着没有什么借口，于是利用何家告状之机，便诬谢奸污了周家三女子，定他一条破坏婚姻、强奸妇女的罪，罚款数百元，逼着他出卖土地，交清罚款。谢见何、李两家势力强大，胳膊扭不过大腿，只得忍气吞声，将田当给朱永安（朱的田与谢的田连界），交了罚款，

李富田虽然没有达到占巴的目的，但没费吹灰之力就得了这么多的钱，也暂且罢休了。可是血气方刚的谢崇得平白无故地失去了土地，周家三女子还是做了何家的媳妇，他怎能服下这口气？在那人吃人的旧社会里，穷苦百姓的冤屈是无处申诉的，谢崇德只得把仇恨深深地埋在心里，伺机复仇。

真是福无双降，祸不单行。没多久，也就是这一年，王安兰带溃军五六百人窜进八树坪，见这里四周幢岩林立，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便决定暂时驻扎喘息。时值阴历年近，溃军到处牵猪拉羊，大肆抢劫，蹂躏山民，百姓恨之入骨，敢怒而不敢言。一天，溃军要打豆腐过年，叫百姓每家送一升黄豆和一捆柴去，群众更加愤恨，骂声鼎沸，但慑于五百条枪，不敢违抗，只得含着泪水送去留着度春荒的黄豆和柴。谢崇德因事耽搁，去晚了，匪兵剥去他的衣服，令他跪在雪地里。谢不堪忍受这种侮辱，便拔腿就跑，被旁边两个士兵捉住，一阵皮鞭打得他皮开肉绽。接着又把谢绑在木桩上，两膝埋没在雪地里，雨雪交加，寒风刺骨，疼痛难熬，而匪兵却在旁边狂笑，谢崇得足足跪了两顿饭的工夫，他没掉一滴泪，溃军无可奈何，后来只得放了他。谢崇德回到家里拿了两件褴褛衣裤，就离别家乡去寻求自己的抗暴复仇之路。

练武术　准备起义
设佛堂　颁布政纲

民国十四（1925年）年，谢崇德背着一捆火纸，拿着一把大刀，带了一颗铜印，从外地回到了八树坪。他变得很少说话，一天拚命地劳动，隔三五日把包谷背到大昌换回火纸和

香。每逢初一、十五就上星灵山（原为平阳观）求神拜佛，经常这样神出鬼没。不久，他磨刀扬言要杀人报仇。本家族的老人们怕他惹事生非，劝他不要胡搞，谢不听劝告，于是家族人动用家规威胁他，谢说“你们打死我好了”。本家族老人见他如此强性，恐来日惹出大祸，难以收拾；加之本族大户谢东山一再挑拨，说谢崇德是谢家的灾星，留此祸根，后患无穷，于是，谢家一些人竟用火枪来打谢崇德，想除去这个祸根。结果，一枪没打着，人们据此传出谣言说：“八树坪要出神兵”，“谢崇德枪都打不进”，有些人甚至煞有介事地说神仙给他投梦时讲：“谢崇德上应星宿”，“天子派他带神兵到人间收拾恶人”……。族人见谢崇德前段时间烧香磕头，念符咒，喝佛水，并声称“神仙附体”、“奉命天子下凡，要捉拿魔鬼麻羊子！”也有些将信将疑，便不再干涉他的行动了。

谢的活动引起了本保农民沈开举的兴趣。有一天，他带着好奇心找到谢，问起这件事，谢对他煽动说：“我俩到星灵山练武，设立佛堂，日后组织神兵打麻羊子，杀恶人，报仇雪耻”。沈与谢一样，也是个家中空空的穷人，恨透了那个万恶世道，两人情意相投，一拍即合，沈当晚便带着妹妹同谢一道上星灵山练武。沈妹性格泼辣，绰号段老板娘子，由于生活无着，与丈夫段自远各奔一家，后来段病死，沈氏便回娘家守寡，就在这年与谢崇德结为夫妻。三个人每晚练到半夜才下山回家，尽管他们保守秘密，但时间久了，人们还是有所察觉。附近的小伙子谭天元、谭天云、陈衣里、周一民、何衣珍、彭正纲、林家宽、陈衣远等想看个究竟，在一个晚上，他们相约结伴尾随谢三人上了星灵山，窥视他们的行动。只见谢与沈正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在持刀对练，一来一往，一撞一冲，寒光闪闪，冷气森森，譚等看得入神，竟不自觉地呼起好来。谢发现了他们，便动员他们参加练武。譚等同谢一样，与官兵。地主有仇，平时眼见土匪横行乡里，地主老财剥削农民，心中愤愤不平，他们早已憋不住这口气了，想冲出去干他一番，只是无人承头，现见谢沈武艺超群，有了领头人，便一呼即应，当晚入了佛门。就这样，参加练武活动的人逐渐多了起来。这年底，他们请来了与当时大昌区长严小高有仇的会武术的教师，教他们学习武艺。最初只有二十一人，第二年（1926年）又发展了十人。兵器一律是大刀和紫筋棍，紫筋棍是用八尺长的斑竹做成，然后用漆漆了的。整个一九二六年他们在武教师的精心指导下练武，逢初一、十五就朝山拜庙。他们去朝拜了当阳玉岭庵、后高鸡心菩萨庙、安官洪湖寺……等等，星灵山是他们常住的活动地点，佛堂也设立在这里。到星灵山练武时，先到佛堂念符咒，喝佛水，声称“神仙附体”，“刀枪不入”，然后对练。谢把三十一人组织起来，称为“神兵”，自谕仙长，沈开举为副仙长，余为香童，号称“黄云”。树黄色帅旗一面，设“星灵山仙佛印”一枚。谢沈二仙长身穿黄袍，头缠黄巾，手执宝刀和天炮（双筒短枪）。香童则穿黄褂，亦缠黄头巾，手执戈、矛、关刀、紫筋棍等。（黄袍黄褂皆由家机布做成，同野黄连一起煮，就成黄色）1927年初，神兵组织发展为五十三人，谢颁布了纪律和神歌。纪律：（一）不准贪财爱宝，（二）不准奸淫盗窃，（三）不准打抢结盗，（四）不准偷牛盗马，（五）不准吃鸦片，不准吃私粮，（六）要抱“三心”去“两心”（抱忠心、孝心、眼媚心。去害人心、嫉妒心）。神歌：出发时唱：“黄旗绕绕紫竹白旗竿，随带香童下仙山。

无别事，誓把魔鬼、麻羊子杀干净……”（魔鬼指当地土豪劣绅、官吏，麻羊子指官兵和团练兵）行军时唱：忠皇爷，道光庚子年，成都把教闹，到如今八十有八年，人人齐心又勇敢，打富济贫把身翻……”。他们上下山时，个个神勇，歌声嘹亮，威震遐迩。就这样，谢沈二仙长带着五十三个“神兵”，日夜操练，准备起义。

袭杨匪　小试锋芒
打九湖　大振军威

八树坪傍依大巴山脉，靠近神龙架林区，丛山峻岭，荒无人烟，是个土匪出没之所。土匪在这一带杀人放火，抢夺民财，奸污妻女，无所不为，致使当地群众惶恐不安，恨透了这伙“棒老二”。

一九二七年八月，杨老瑶带一帮“棒老二”到骡坪大户宋大湘家行劫，哪知宋家早已闻悉，埋下伏兵。杨匪刚接近宋院，就遭到枪击，顿时大乱，掉头就向后山跑，宋虚张声势，带家丁长工一起高呼“杀啊！”冲了出来，杨匪恐有追兵，星夜兼程，翻山越岭，向八树坪逃窜。刚进入现在的官阳区界，耳目早已把情况报告了谢崇德。谢觉得“神兵”初建，正需要枪对枪、刀对刀的实战来锻炼，加之这伙土匪罪行累累，人民深受其害，如能除此祸害，会得民心，对“神兵”组织的发展有利。于是，谢与沈谋计，决定亲自带五十一个“神兵”下平和，过观音岩，埋伏于山腰要隘之处。此处位于壑谷边，巍然耸立，陡峭绝壁。其间有一蜿蜒小道，如敌人进入埋伏圈内，出奇兵首尾夹击，便可瓮中捉鳖，响午过后，如惊弓之鸟的杨

匪跌跌撞撞地从山那边过来，绝大多数已经有气无力了。刚进入埋伏圈，“神兵”的几支双筒炮一响，早准备好了的滚石擂木便轰轰隆隆地砸下去，匪徒们猝不及防，有几个被砸下绝壁，大家都惊呆了，疑是天兵天将，顿时大乱，溃不成军。杨老瑶带着走在前面的几十个人不要命地朝前跑，胡乱地朝天开着枪。“神兵”乘势从草丛中冲出来，高喊“打不进，杀不进，誓把魔鬼麻羊子杀干净”，乘胜追击。土匪早已耳闻“神兵”刀枪不入，这时只恨爹妈少生了两条腿，跑得慢的，都祭了“神兵”的刀。最后，杨老瑶云下十多个兄弟的尸体，带着余部逃进了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。“神兵”首战告捷。

“忠皇爷，道光庚子年……人人齐心来勇干，打富济贫把身翻”，“神兵”唱着高亢的神歌，披着夕阳的余辉，踏着野草花，回到星灵山。群众把他们当作凯旋而归的勇士，表示热烈的欢迎。大家在星灵山烧香磕头之后，已是黄昏时刻，才慢慢散去。

同年九月，骆老瑶率土匪近两千人驻扎在湖北房县灯盏窝，，经常拦路抢劫，扰乱民心，罪大恶极。当地开明团守刘子真、刘子云二人心急如火，无可奈何，后听说八树坪出了“神兵”喜出望外，遂派人来请谢崇德去平息那帮土匪。房县与八树坪虽然隶属两省，但自古交往频繁，所以谢一口应承，随即带领六十三名“神兵”向湖北灯盏窝进发。

灯盏窝附近团守朱疤子与骆匪朋比为奸，常率民团协助骆匪抢劫民财，为虎作伥。这天，骆匪聚集在几大厢屋子里赌博，突然听见外面一阵爆竹响，以为是朱疤子来请他们去吃饭，都赤手空拳地跑出来迎接，谁知出得门来，只见一个个身穿黄衣，头缠黄巾，手持大刀、紫筋棍的人扑了过来，骆匪见

是“神兵”来到，乱作一团，“神兵”人人抖擞，个个勇猛，杀死匪兵无数，幸存者扭头就跑，慌乱中自相践踏枪击。“神兵”深恨这帮土匪，越战越勇，高喊“打不进，杀不进……”，穷追逃窜之敌，一直追到三十里外的土地岭，取得了杀敌六十七十人，缴枪二十余支的辉煌胜利。“神兵”深信自己“刀枪不入”，视枪械为废物，将缴获的枪支全部砸烂，抛入河中。当时，日已偏西，“神兵”还没吃早饭，又经过这一场激战，都觉得饥肠辘辘。二刘早已准备好了饭食，“神兵”吃喝过后，与二刘寒喧了几句，立即班师回营。在这次战斗中，“神兵”牺牲了两人。小头目陈衣兴将在战斗中缴获的银元私藏于衣囊，被谢仙长发觉，当即将陈斩首示众，以正军纪。

骆匪残部逃到土地岭后，恩忖“神兵”只有几十人，又无精锐武器，自恃人多枪多，那肯服输，便带近两百名残兵卷土重来。“神兵”此时已到黑水河岸边，准备过河，忽见远处一行人马，料是土匪不甘败北，前来决战。“神兵”刚吃饱喝足，以逸待劳，决心背水一战。土匪追至黑水河边，已经疲惫不堪，士气低落，不待土匪定神，“神兵”就从沟渎石后跳了出来，冲杀过去，势如破竹；土匪一触即溃，落荒逃走，又抛下几十具尸体。“神兵”无一伤亡。

二刘听说土匪追赶“神兵”，忙带着民团前来协助“神兵”作战，赶到黑水河，时已黄昏，土匪已被“神兵”打败。二刘见天色已晚，执意不让“神兵”走，于是，谢仙长带领的“神兵”当晚就在灯盏窝住了下来。

办开花　民团入伙
攻巫溪　军长被杀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灯盏窝、黑水河两仗后，“神兵”军威大振，远近农民慕名前来参加“神兵”的很多，甚至二刘的民团也要求入伙。谢崇德决定在当地办开花（即招兵买马），九湖农民踊跃报名，连同刘子真民团入伙的共为二百余人，成立一参，刘子真为参长。（“参”为“神兵”的基本单位）接着又到竹山办开花。农民早闻“神兵“打富济贫，纪律严明，誓与官兵土匪抗衡，于是积极参加“神兵”，加上刘子云民团共二百七十余人组成一参，刘子云为参长。谢与二刘商定：两参“神兵”在原地待命。谢带着六十名“神兵”先回到了八树坪。

巫山毗邻的巫溪县城，由吴佩孚的一个军长周肇峻（又名周子高）率三个连的兵力驻守。周到巫溪后，为扩充实力，横征暴敛，抓丁拉夫，巫溪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。“神兵“回到八树坪后，谢仙长听巫溪人民说起周军长穷凶极恶、欺压百姓的事实，非常气愤，决定攻打巫溪县城，消灭周军长。谢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九日，调集湖北“神兵”二百余众，兵分两路向巫溪进发。一路“神兵”由巫溪人带路，从通城坝经渡田坝、老鹰岩、出五溪口，风驰电掣，直捣宁厂，缴了周军长监收盐税的一排人和税警队的械，烧毁盐税局，杀死官员九人，士兵十余人，立即回师协助攻城。另一路由谢仙长率领，抵凤凰山后，又分兵两路直扑南北二门。当“神兵”先头部队攻到南门桥边时，周子高正在南门城楼上挥枪督战。一时硝烟弥漫，枪炮齐发，“打不进，杀不进，誓把魔鬼麻羊子杀干净”的呼喊声，响彻山岳。周部官兵久闻“神兵”刀枪不入的威名，此时见“神兵”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，手执大刀长矛，口念符咒，勇猛直冲，更加心惊胆战，有的弃城而逃，有的盲目放枪，不战自乱。“神兵”则以雷霆之势，一举攻克南门。与

此同时，已完成攻打宁厂任务的“神兵”已接近县城，同攻打北门的“神兵”齐头并进，犹如两把钢刀直插北门，锐不可当。北门守军见南门已破，大势已去，便边打边退。“神兵”攻下北门，与南门“神兵”直扑军部，周子高率领残兵，弃城而逃。三处“神兵”汇合后，扩大战果，追南逐北，围剿残敌，追至西门关茶店子下坡处，见四人抬鹅鹅绿轿二顶，匆匆逃窜。“神兵”追杀过来，杀散残兵，从轿内拖出二人，就地杀毙。事后查明，杀毙的正是军长周子高和参谋长。就这样，“神兵”全歼敌周部，控制了县城。“神兵”照例把缴获的枪枝视如敝屣，弃之不用。

“神兵”高唱着神歌进城后，城镇百姓燃烛焚香，以示庆祝。“神兵”在城内设立佛堂，大办开花，遍施佛水，贫民百姓纷纷报名参加“神兵”。谢在巫溪玩了三天以后，带八树坪和湖北“神兵”离开巫溪，留下刘子真任巫溪“神兵”参长，并兼任巫溪县长。谢走后，刘率领巫溪“神兵”打退了国民党执法队的几次进犯。后来刘因事回到湖北，执法队乘虚而入，占领巫溪县城。谢又率“神兵”夺回，委任一守士为参长。

修营寨　四云归标
攻奉节　泄密失利

“神兵”打败装备优良的周部，军威大振。部队人数与日俱增。所到之处，秋毫不犯，深受群众欢迎。一九二八年，谢仙长派人前往陕西镇平，湖北房县、竹山、巴东、竹溪、四川巫溪、奉节和巫山各地大办开花，号召人民举旗起义，替天行

道，杀绝魔鬼麻羊子。各路“神兵”也前来谢仙长处归标，愿意与谢合作共事，服从谢的统一领导。当时大巴山区的“神兵”有“五云四哨”之称。八树坪为“黄云”，仙长谢崇德；三河坝为“青云”，仙长石之见；郎子山为“黑云”，仙长陈衣松；龙溪为“白云”；福田为“红云”，仙长向才贵。青黑白红四云归标以后，皆在原地驻防，以黄云为中心，成为“黄云”的四个哨所，故称“五云四哨”。四云归标不久，湖北巴东的“大刀会”改名为“六代会”，也打起“黄云”旗号，愿受谢仙长统辖。谢欣然收编，并将其头目提升为“神兵”督率，同时充当自己的军师。

四山五岳的“神兵”归标以后，谢仙长派往各地的人也陆续组织起队伍，“神兵”组织有了进一步的发展，总计在七八万人左右。他们编为一百个参，设参长领导，各地参长一律听谢仙长调遣。一时间，风起云涌，在方圆四五百里的区域内，三省的八个县，都飘扬着黄色的四方旗和尖角旗。有一次各地“神兵”都来八树坪排营，一顿饭就吃了王直三、熊宣三、吴有堂、李富田等几个地主的一百石包谷，可见“神兵”人员的众多。

谢仙长用战斗缴来的财物和当地土豪劣绅的钱在星灵山修建营寨。星灵山原有一厢庙，谢在庙前又修起两厢屋，称为正殿和前殿，原庙为后殿。正殿中常常灯烛辉煌，香烟袅袅，弥漫着一种静穆的气氛，供“神兵”拜佛和发展“神兵”入佛门时用；前后两殿为“神兵”憩息之地。殿前一小坝，可供小队人马排营操练。

在“神兵”的发展过程中，组织逐步严密，纪律也有所加强。谢按然职务高低，在“神兵”内部规定了一个辈数，次序

是善、尚、罗、灵、果、子、仙。善、尚、雾三辈皆没有，他本人是“灵”字辈，故又名谢灵功；执法为“果”字辈，叫刘果灵；参长一般是“子”字辈，副仙长沈开举也是“子”字辈，又名沈子真；香童职务低，还排不上辈。从一个人的辈数就可以看出他权力的大小和职务的高低。设督率一人，由魏含清担任，在仙长直接领导下起参谋策划作用。督率下设内管事、外管事各一名，“文案楼士”两名。内管事由林家宽负责，向大户（主要是欺压百姓的保东、团守、甲长、士绅之流）派粮并主管“神兵”的衣食后勤和对外联系；外管事由贾在扬负责，管修建；“文案楼士”王凤庭、王九高管文档，出公告。此外，还设立了铁匠铺和火药厂，姚子虎负责铸造武器，陶子凤负责熬硝制造火药。

在健全和发展组织的同时，谢仙长不忘加紧对“神兵”进行排营和操练。逢初一、十五，便轮流组织部分（一般为一参）“神兵”上星灵山，先到正殿念咒作揖，喝过佛水，手执武器，上场操练。排营时，执法手执黄旗，大声呼喊：“香童来排营，两脚要站正，若还不站正军棍不容情！”然后由一人吹起笛子，香童循着乐声的节奏操练。

正当“神兵”日夜操练之时，被被谢仙长派到奉节里龙门办开花的陈衣里病死，噩耗传来，谢为失掉一个得力助手而悲痛万分。他跟着又派刘景万前去奉节，接手陈的工作。刘到奉节后，不辞辛劳，走乡串户，广泛宣传“神兵”起义的宗旨和谢仙长的功德，揭露军阀和当地土豪劣绅的滔天罪行。刘首先发展积极分子，通过他们与全县各地联络；刘还到一些开明和薄弱的团守家里，用软硬兼施的办法，策划民团反戈。短期内，刘的工作收到了惊人的效果，一万多农民、小贩和民团团

员参加了“神兵”组织。刘回到八树坪，向谢仙长汇报了工作，同时提出攻打奉节县城的计划。谢批准了刘的计划，并授权刘指挥这次战斗。刘在八树坪稍作逗留，随即启程返回奉节。经过几天的紧张准备，一天拂晓，刘集中万余人对县城发起了进攻。刘的这次行动，由于事前奸细告密，守城官兵早已得知，当“神兵”冲到城墙下的时候，守城官军的轻重武器一起开火，子弹交织的火网，封锁了“神兵”前进的道路。这支刚刚凑合起来的“神兵”一没有经过训练，二没有临战经验，对这样大的战斗，绝大多数还是大姑娘上轿——头一遭，一听见枪声，大多慌乱失措，东躲西藏，许多人中弹倒下。正在这混乱时刻，奸细开枪打死了总指挥刘景万，以致群龙无首，乱成一团，各奔东西，攻奉节的战斗归于失败。以后谢仙长又多次派人组织“神兵”攻打奉节，但是都没有取得什么成果，因为杨森已经初见“神兵”的厉害，对各地加强了防御力量。当时，兴起的“神兵”已开始面临不利局面：奉节、巫山久攻不下；攻下巫溪，背了包袱，粮草给养成了一大困难，最后终于放弃。加之“神兵”行动触犯了统治阶级的利益，他们把“神兵”视若眼中钉，肉中刺，既闻风丧胆，又派兵镇压，各地民团也互相勾结，对“神兵”进行围攻。在这种危机四伏的艰难环境中，谢仙长仍带领“神兵”在神龙架林区和大巴山一带开展游击战，不时地袭击官兵，偷袭血债累累的民团。

杀恶霸　大快人心
思亲属　留下祸根

一九二八年冬，“神兵”数攻奉节不下，便在八树坪和湖

北房县、竹山一带游动，与国民党军队周旋，无暇顾及镇压土豪恶霸。谢东山、严小高、王直三、熊宣三、陈希久、李富田之流又趁机猖獗起来，变本加厉地剥削和压迫当地贫苦农民。一九二八年农历腊月二十九日夜晚，谢仙长亲自率领一支轻骑在沉沉夜色的掩护下悄悄地回到八树坪，决定处决这伙土豪恶霸，让八树坪人民过一个喜气洋洋的新年。三十日凌晨，谢仙长派“神兵”分别到团守王直三、熊宣三、温一三、总甲长李希久、士绅吴有堂、保东李富田家，将这伙骑在农民身上作威作福的首恶分子就地斩处。早上，众走亲听到这个喜讯，无不拍手称快，扬眉吐气。谢仙长还召开群众大会，审判了两个虐待儿子、奸污儿媳的罪犯，根据情节轻重，一个处死，一个责打五十六大板。

谢仙长的隔房叔叔、反动团守谢东山与王直三、熊宣三等人是一丘之貉，理当同诛。谢仙长治军严明，不循私情，决定处死叔叔谢东山和谢东山的亲戚、伪区长严小高，并立即派心腹罗子虎（原名罗永兵）去执行这一任务。罗子虎带着几个精悍的“神兵”摸到谢东山家时，谢东山已逃之夭夭，赶到严小高家，严小高已去向不明。谢、严潜藏后，暗唆谢崇典（谢仙长之么弟，人称么仙长，但并未参加“神兵”活动）去谢仙长处求情。在谢崇典的苦苦哀求之下，谢仙长碍于情面，同时考虑到家族关系，虽很不乐意，但还是赦免了谢、严二人的死罪。老奸巨猾的谢东山对谢仙长千恩万谢；严小高也装出俯首贴耳、重新做人的样子。老实耿直的谢仙长为谢、严二人的假象所迷惑，竟将他二人纳为管事。他二人暗中勾结官军，做了官军的内应。此后，“神兵”便在官军的围剿和谢、严二“军师”的“策划”下节节败退。

遇官军　老寨被捣
害己人　同室操戈

“神兵”的举动，直接地威胁并动摇着军阀杨森在川东的统治，于是，民国十七年，杨森慌忙遣部将夏炯旅长集聚一团人来围剿“神兵”。夏虽未直接领略“神兵”的厉害，但听说过“神兵”刀枪不入，有点谈虎色变，不敢深入，只是屯军大昌。夏不知“神兵”虚实，不敢贸然出兵攻打，而另设一计，想收买谢仙长，派使上星灵山，与谢接洽谈判。夏提出与“神兵”划河而治（以大宁河为界），井水不犯河水。谢仙长理直气壮的说：“我决不服国民党管，仗是要打的。”夏炯人称杀人魔王，又名夏马刀，骄横跋扈，见谢不允，恼羞成怒，便会同大昌团练局刘局长进剿八树坪。而谢也正领兵下山，想奇袭夏部。于是短兵相接，打了一场遭迂战。“神兵”挥刀冲入敌阵，敌兵退占山头，居高临下，一起开火，“神兵”死伤无数，不敢酣战。敌军见“神兵”败退，士气大振，冲杀出来，“神兵”被迫钻进茫茫林海，拖到湖北。夏部追至八树坪，占领星灵山，大肆抢劫，烧毁民房，“神兵”所建三厢佛堂也付之一炬，八树坪一带一时黑烟滚滚，生灵涂炭，凄惨万状。夏部在八树坪犯下滔天罪行以后，撤向巫溪。

谢仙长到湖北后，又办开花，招兵三四千人，于民国十八年初回到八树坪，重新修建了星灵山，恢复了“神兵”组织，势力日益扩大，并在附近群众中有较大影响。

本来，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，如果“神兵”的领导者善于整饬，势力就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，但是，农民必竟是农民，谢仙长也说不上是一个有政治见解的人物，“神兵”本身狭隘

自私和无远见的缺点逐步的暴露出来。这时，参长们滋生了骄傲的情绪，许多人染上了吸鸦片的恶习，有的甚至有嫖赌行为；谢仙长偏听偏信，赏罚不明，军纪规章名存实亡；香童到处勒索财物，有的甚至把捞取钱财作为参加“神兵”的目的。一些地主阶级分子也趁机钻进组织，打着“神兵”旗帜到处抢劫，甚至发展到各霸一方，派系丛生，犹如八百诸侯，各自为政。“五云”之间互相倾扎，仙长之间勾心斗角，谢仙长对他们的领导已是鞭长莫及了。整个部队军心涣散，战斗力大大衰退。使谢仙长气愤的是，副仙长沈开举数次强奸民女，群众反映极坏，使“神兵”在群众中的威信受到严重损失。谢仙长多次派人前去杀他，皆因谢东山告密未成。

恶霸谢东山与严小高为了瓦解和分化“神兵”组织，恢复失去的天堂，重振昔日的威风，他们又开始了不可告人的活动。他俩在谢仙长面前诋毁福田参长谌兰庭和陈亚兰，说他们与国民党军队有联系，要造反。谌陈二人本是谢的得力部将，对谢忠心耿耿，而谢仙长偏信谗言，不加思索地就派人去杀了谌兰庭。无辜杀死谌兰庭，引起了其他参长的恐惧和不满。从此，谢仙长逐渐受到各地参长的孤立。

惊风雨　当阳被捕
泣鬼神　万县就义

古人云：蠹众木折、隙大墙坏。由于后期一些不怀好意的地主阶级分子混进了革命队伍，加速了这个自发组织的覆灭。

民国十八年，已接管杨森防区的刘湘，妄图扑灭革命烈火，迫使人民群众就范于他们的“法制”，于当年农历五月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